

紹
熙
雲
間
志

雲間志下

懷土賦

陸 機

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

昔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丘墟遵黃川以葺宇被蒼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沒之何遠排虛房而

永念想遺塵其如玉眇綿邈而莫

北

高宗嫌名

徒佇立

其焉屬感志景於存物悅墮年於拱木悲願聆而有

餘思俯仰而自足留茲情于江介寄瘁貌於曲曲玩

通川以悠想撫鞞塗而躑躅伊躑躅之

一 連

之良難恣栖鳥於南枝吊離禽于別山念庭樹以悟
懷憶路草而解頰甘董茶于飴苾緯蕭艾其如蘭神
何寤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

贈從兄車騎詩

李善注曰
陸士光

陸機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
翔游宦子辛苦誰為心
鬢髮谷水陽婉孌岷山陰
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沉
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
感彼歸塗難使我怨慕深
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
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奉和皮日休吳中即事

陸曹望

風清北古帶前朝遺事紛
未寂寥三泖涼波漁苑

動遠祖士衡對晉武帝
以三茆冬溫夏涼

五葦春草雉媒嬌
五葦吳王獵所葦各有名

雲藏野寺分金刹月在江樓倚玉簫不用懷歸忘此
景吳王看即奉弓招

迴自青龍呈謝師直

梅聖俞

共君相別三四年巖、瘦骨還依然唯鬢比舊多且
黑學術久已不可有嗟予老大無所用白髮冉冉將
侵顛文章自是與時背妻娥見啼無一錢幸得詩書
銷白日豈顧富貴摩青天而今飲酒亦復少未及再
酌腸如煎前夕與君歡且飲、終教盞我已眠雞鳴
犬吠似聒耳舉頭屋室皆左旋
二未整巾不稱意掛

帆直走滄海邊便欲騎鯨去萬里列侯不借霹靂鞭
氣沮心衰非欲睡夢想先到蘋洲前願君無復更留
醉之死誰能如謫仙

逢謝師直

梅聖俞

昔歲南陽道中別今向華亭水上逢把酒語君悲白
日流光舟之去無蹤

華亭十詠

唐 詢

華亭本吳之故地昔附于姑蘇佩帶江湖南瀕大海
觀望之美焉歷吳晉間名卿結出風流文物相傳不
泯閭里所記遂為故事景祐初元八月予被

詔為縣至部且一年而圖周多因繫簿書嬰期會露
沒朝夕精疲意殆九山川風物在境內者未嘗一日
而講求焉粵今秋邑人有訟古泖湖者持舊圖經詣
庭以自直因得而究之九經所記土地人物神祠墳
壠所言甚詳行部之餘輒至其地因里人而咨焉多
得其真代異時移喟然興嘆即采其尤著者為十詠
皆因事紀實按圖可見將以志昔人之不朽誠舊俗
之所傳云爾

顧亭林

顧亭林湖在東南三十五里湖南又有
顧亭林相傳陳廟野王君此因以為名焉

平林標大道曾是野王居舊里風煙變荒原草樹綠

湖波空上下里閤已立墟往事將誰語淒涼六代餘

寒穴

金山北有寒穴清泉出焉其味甘香

絕頂干雲峻寒泉與穴平還同帝臺味不學隴頭聲

夜雨遙源漲秋風颯氣清誰云蔗漿美終可折朝醒

吳王獵場

在華亭谷東吳陸遜生此子孫常所遊獵後人呼為糜机茸今其地為桑陸

昔在全吳日從禽擢甲戈百車嘗載羽一目舊張羅

地變柔桑在原荒蔓草多思人無復見落日下山坡

柘湖

在縣南七十里湖中有小山生柘樹因以為名吳越春秋海鹽縣淪沒為柘湖吳地記秦時有女人入湖為神今其祠存

世歷亡秦遠湖連大海瀕柘山標觀望玉女見威神

渺々旁無地，滔々孰問津。何年化魚鬣，髻髻歷陽人。

秦始皇馳道

在縣西北崑山南四里相傳有大堙路西通吳城即馳道也

秦德衰千祀，江瀟道不修。相傳大堤在，曾是翠華遊。

玉趾如將見，金椎豈復留。嗔然尋舊跡，蔓草蔽荒丘。

陸瑁養魚池

在縣西今名瑁湖或云即陸瑁所居相傳有宅基存焉

代異人亡久，滌池即舊居。未移當日地，無復故時魚。

蒲藻依稀在，風波浩蕩餘。水濱如可問，一為訪庭除。

華亭谷

在縣南紫行三百里入松江

深谷彌千里，松陵比合流。岸平迷晝夜，人至競方舟。

照月方諸泣，迎風弱苻浮。平波無限遠，極目漲清秋。

寒穴

山頭寒泉穴淨若鏡面平慰齒先冰冷貯餅微玉聲
傍有野鹿跡上啼林鳥清何由一往挹况復方病醒

吳王獵場

孫氏有吳國四海未息戈獵以耀威武平野萬騎羅
英雄魏與蜀貔虎一何多世事異莫究但見桑麻坡

拓湖

拓土久陷沒千歲嗟水濱不復吳鹽邑空有秦女神
浩蕩吞海日曠濶迷天津扁舟誰能往早暮逢漁人

秦始皇馳道

寥々湖上亭不見野王君
平林豈舊物歲晚空扶疎
自古聖賢人邑國皆丘墟
不朽在名德千秋相其餘

寒穴

神泉冽冰霜高穴與雲平
空山濟千秋不出鳴咽聲
山風吹更寒山月相與清
北客不到此如何洗煩醒

吳王獵場

吳王好射虎但射不搦戈
匹馬掠廣場萬兵助遮羅
時平事非昔此地桑麻多
猛獸亦已盡牛羊在田坡

拓湖

湖中有山生拓故名拓湖記
云秦有女入湖為神今有廟

拓林著湖山菱葉蔓湖濱
秦女亦何事能為此湖神

陸機宅

莘亭谷水東有崑山相傳即其宅陸機詩云琴聲谷陽水婉委崑山陰今其地存焉

舊謀傳遺趾悠然歷祀深人無令威至門異下邳歲

谷水當年溜崑山昔日陰魯堂那復見然竹若為尋

崑山

莘亭谷東二里有崑山陸机祖葬于此因生機雲時人以崑山出玉因名此山以美機雲焉

昔有人如玉茲山得美名巖扃銷積翠谷水所餘聲
喬木今無在高臺父已傾如何嵩嶽什獨詠甫侯生

三女埋

在縣東南八十里相傳吳王華女為三女埋於此

淑女云亡父哀立尚著名九原誰可作千載或如生
青骨何時化荒榛此地乎空餘圖謀在不復啓佳城

顧亭林

野王所居也

王介甫 安石

陸機宅

故物一已盡嗟此歲年深野挑自著花荒棘徒生歲
草芊谷水陽鬱崑山陰俛仰但如昨遊者不可尋

崑山

世傳陸氏家生機雲
故名崑山言生玉也

玉人生此山亦傳此名崖風與穴水清越有餘聲
悲哉世所珍一出受敬傾不如鶴與猿棲息尚全生

三女岡

自古世上雄慷慨擅功名當時豈有力能使死者生
三女共一坵此憾亦難平音容若有作無乃傾人城
雲間唳鶴之鄉也得名舊矣前人故跡多有存者

寥々千古斷碑殘刻不可稽證唐公彥猷昔宰是
邑得記籍於編氓遂即事物之尤者賦為十詠相
國舒王從而和之觀其立言措意發揮形容豈務
闡緝為一時綺語而已撫事興悲該含教化使志
士高人過而玩閱殆有深思遐想不能不自者誠
足嘉矣歷年滋久衰次在後或未之見逮今府座
檢討毛公好古博雅得泉寒穴序而銘之取斯詠
載其間余姑求諸別集而得焉且念唐公之作刊
示庭廡既久而此獨無傳抑亦文物之闕事故書
之翠珉以示方來庶幾海濱之邑自是增光焉爾

權知縣事徐汲記

青龍海上觀潮

梅聖俞

百川倒蹙水欲立不久却迴如鼻吸老魚無守隨上
下閣向滄洲空怒泣摧鱗伐肉走千艘骨節專車無
大及幾年養此膏血軀一旦翻為漁者給無情之水
誰可憑將作尋常自輕入何時更看弄潮見頭戴火
盆來就濕

顧亭林

梅聖俞

鄉林空林木不見古人居猶尋古人跡更與古人殊
昔為賢豪里今亞蘆葦墟潮邊夜月光彩波上餘

年、嘗難豚、魚子自知津、豈妖窟、險阻禍福易欺人

始皇馳道

積王得八駿、萬事得其修、築、千載間復此好遠遊、
車輻與馬跡、此地亦嘗留想當治道時、勞者尸如丘

陸瑁養魚池

野人非昔人、亦復水上居、紛々水中游、豈是昔時魚、
吹波浮、還沒競、食糟糠、餘吞舟、不可見、守此歲月餘

華亭谷

水行三百里入松江

巨川非一源、亦在衆流、此谷乃清淺、松江能覆舟、
蟲魚何所知、上下相沉浮、徒嗟大盈北、浩々無春秋

秦帝觀滄海勞人何得修石橋虹霓斷馳道鹿麋遊
車轍久已沒馬迹亦無留驪山寶衣盡萬古空冢丘

陸瑁養魚池

來觀瑁湖水乃是陸生君春塘草幾變誰贈此中魚
草容科斗慮亦有魯王除不隨蛟龍飛神鬣未可除

華亭谷

新岸三百里縈帶松江流深非桃花源自有漁者舟
閑意見水鳥日共泛觥籌何當騎鯨魚一去幾千秋

陸機宅

我思陸平原廢宅荒草深才高乃逢禍事往不可歲

飢鳥啄樹顛野鼠窠庭陰黃耳亦已死家書無復尋

崑山

陸氏幾世祖葬此生今名猶如產美璞遂爾傳嘉聲
寒巖高奇秀源水日東傾何言千載間二子不更生

三女岡

吳王葬三女因留此岡名已化被琴賢合有蘭蕙生
蟬娟夜月照掩藹朝霧平古魂如未泯不遠閩閩城

過華亭

梅聖俞

晴雲唳鶴幾千隻隔水野梅三四株欲問陸機當日
宅而今何處不荒蕪

題李景元畫白龍潭
李景元畫
蘇軾

閒尤善墨戲
宋元章畫史嘗及之
徃來松江
上不知其所終

聞說神仙郭恕先
醉中狂勢勢瀾翻
百年寥落何人在
只有華亭李景元

醉眠亭

李行中

行中字無悔
築亭青龍江上
東坡名之曰醉
眠
諸公皆有詩

簷低檻曲莫嫌隨地僻
草榮宜畫眠
代枕莫憑溪枕

石甯簾時借屋頭煙倦游
折壁畫山徑貪醉解衣
酒錢一水近通西浦路客來猶可掉漁缸

醉眠亭寄韓憲仲廷評

野徑荒亭草沒腰一眠聊以永今朝
放懷不管人間事被夢時聞夜半潮
玉柱劉叉詩未獻金龜太白酒難招
知君有意尋安道咫尺何時動畫橈

趙明叔太博未識醉眠亭先賦佳篇

要識荒亭路不賒浦西橋北對漁家
牕嫌日曝新栽竹蔭占畦長未種花
壁上客來堆醉墨籬根潮過積寒沙
被人誤號陶潛宅也學門前五柳遮

孝行中秀才醉眠亭三絕

蘇軾

已向閑中作地仙更於酒裏得天全
從教世路風波惡賀監偏工水底眠

君且歸休我欲眠人言此語出天然
醉中對客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苦賢

孝先風味也堪憐肯為周公盡日眠
枕翅先生猶笑汝枉將空腹貯遺編

同前

蘇轍

是非一醉了無餘唯有胸中萬卷書
已把人生比蘧傳更將江浦作堦除
欲眠賓客從教去倒卧甕饅豈

暇舒京洛舊遊真夢裏秋風復憶鱸魚

同前

李常

陶公醉眠野中石君醉輒眠舍後亭人知醉眠盡以
酒不知身醉心長醒衆人清晨未嘗飲已若醉夢心
冥以淫名嗜利到窮老有耳亦不聞雷霆醉石雖頑
委山側苔昏日剥誰與局牧童樵叟亦能指卒以陶
令垂千齡危簷弱棟倚荒渚海霧江雨穿竦標勿謂
幽亭易摧折勉事偉節同明星

同前

陳舜俞

酒胆長輕六印腰醉中一枕敵千朝興亡幾比榮枯

柳聚散者同。且暮潮酣。法本應塵外。有醒魂。徒向水邊招。已聞佳士過。從約不似江東。返去橈。

同前

張先

醉翁家有醉眠亭。為愛江堤。亂草青不聽。耳邊啼鳥亂。任教風外。雜花零飲。酣何必過此。含樂甚。應疑造大庭。五柳北牕。知此趣。三閭南楚。謾孤醒。

同前

王觀

松陵江畔客。築室從何年。世裕徒紛紛。不知李子賢。在彼既不知。不如醉且眠。聲名衮衮。誰知命。醉非愛酒。眠非病。長江渾。無古今。群山回合。來相映。呼奴

沽酒不可遲，買魚斫鱠煩。老妻何必紉繩繫，飛兔百年長短空。自知直將視虱視，天地冥冥支枕窮。四時九衢足塵土，朱門多是非。秋風老尊鱸，扁舟何日歸。

同前

秦觀

醉未盡，瘁同眠。去身世失二樂，擅一亭。夫子信超迹，杯行徂老春。肱枕頽外日，壯志未及伸。齒頽良自早。

同前

張景修

樽前從客笑，夢裏任花飛。野鳥喚不醒，家童扶未歸。有榮還有辱，無是即無非。萬事藏于酒，先生亦見機。

同前

韓宗文

萬慮中來攪不眠
醉時一覺自陶然
冥冥固已忘天地
豈向杯中覓聖賢

得酒休論飲得仙
醉中遺物為神全
世間反覆無窮事
吏部難忘抱甕眠

昔有遺賢世所憐
滄浪亭下醉時眠
松江變酒終難待
却對殘燈理短編

同前

蘇 攬

疲人忍向醉中眠
物我降然萬慮閑
渴飲蔗漿勞隱几
吾身自足草萊間

越陽渴鹿背清泉
之子名亭取性便
適意中間却無

事期君忘醉亦忘眠

同前

晁端佑

潇洒松陵江上亭醉未一夢傲雲屏生前笑語君須
惜世事紛紛不用醒

盤石禹亭樂未央是非窮達兩相忘塵寰下望知何
許爛醉高眠自有鄉

塵埃收得一身閑飲盡春瓶曝背眠醉耳猶嫌山鳥
聒夢魂終日上高天

一枕雙湖意浩然狂歌酒盡即高眠吾生久與時相
棄好逐君歸作二仙

同前

晁瑞彥

人生有出處兩事固希全
達則都廊廟致君堯舜前
聲名喧宇宙指顧生雲煙
不然早悔隱縱意樂當年
第一莫如醉第二莫如眠
無悔水鄉士子瞻稱其賢
理照不干世作亭作臨泉
散未即痛飲酣譴竟長筵
陶、非假寐泯絕平生緣
盡得杯中趣常為枕上仙
影從明月照名任清風傳
願君遂此志其樂更相先
醉無三日醒飲盡百斛船
境界如古莽視夢遊鈞天
莫學不佞者狗彘遭纏牽
進無濟世志退無負郭田
獨醒少意緒寡睡多煩煎
風波驚性命鞍馬積眠胼

未得立籬下，慮難臥甕邊。區區為寡仕，短詠愧非妍。

同前

晁端稟

吏部甕間眠，先生牕下卧。夜偷綠醕飲，晝喜清風過。
人為清風快，于酒擺落煩。襟洗塵垢去，知醉寢勝閑。
眠可以寄天真，分忘世累漚。漚起江漢幕，席視天地
蝴蝶不知緣，變化黃梁未熟。虛營利從未，閑處得閑
樂何者？功成與名遂。隴西夫子稱世賢，世家自是酒
中仙。作亭占得松陵地，東坡名之為醉眠。醉復眠兮
眠復醉，願養鄒軻浩然氣。賢人為濁聖人清，昏夢
寐都忘形。花影滿身猶未覺，竹風吹面不知醒。憶昔

樂天貪醉吟，哦未免勞其心。不如醉睡，了無事，其
樂陶然，得趣深。我身走塵埃，羈鞅殊未息。有所思，分
在高軒，欲往從之。路艱塞，無緣一榻同醉眠。空老于
塵，揮醉筆。

同前

開景山

杜老顛狂尋酒伴，經旬只走出空床。翰君縱飲還高
卧，長有生涯作醉鄉。
貧饒北海杯中物，靜勝長安市上眠。亂地春風吹不
醒，功成合與酒為仙。

同前

揚 蟠

江花可醉草堪眠細想人間底處使客敬樽空欲歸
去此身還被月留連

江上聊遊我未能羨君長醉卧高亭不因鶴唳破殘
夢還有涼風吹酒醒

清簟疎簾一醉身寂寥不稱詠詩人春風亦有憐不
意故探殘花作繡裯

同前

僧道潛

嘗聞李謫仙飲酒興無盡醉未卧空山天地即衾枕
當時放迹寄流俗不可近君今外形骸與世不拘窘
寸心合虛曠萬事一以泯開亭向岳園朝夕事醉寢

茅簷落日欲醒時起對蟬娟拂瑤軫

題于山園智寺

沈遼

海天寥、未黍秋人籟已息煙露收
數聲鶴唳草堂靜何苦更向咸陽游

雲間

野天茫、秋水清生盡蒲蕨無人耕
不知三吳地力壯老鶴空向煙中鳴

又

蠟屐去陽羨乘桴望雲間腰垂陶令印
意在莊生環斯民久困敝何用惠孤瘵
於心倘有愧拂衣歸故山

陸機雲碑

朝日欲出已復西人間興廢那可
知崑山陵谷久已變水旁惟有
將軍碑

余山月軒

朱伯虎

愛月開軒絕頂間屹然危剏歷
層巒剪除群卉當簷盡添得清
光滿檻看亂石雲堆秋色冷老
松風入夜聲寒十年夢寐江鄉
景杖屨終期日倚欄

趙果教院見遠亭

李景元

高僧欲縱目橋上建橫亭野水
茫茫白群山點點青
客帆風送葉漁火夜貴星看盡
朝昏景天涯一盡屏

湖齋

朱之純

平湖十頃水汪洋得意茅齋且居藏園種小桃今結
子池栽翠萼更聞香六龜乙見千年瑞予湖上治園於菴根獲古
龜六枚其雙鶴看呈八月祥昔時雲間有紅鶴觀每
小如錢往觀之得名以此今予居此候然忘世味此心无懶
治園谷水障其地也

去龍陽

寄題華亭朱氏谷陽園

蔡肇

陸機異時宅故物無復迹悠悠谷水陽野水悵餘碧
我欲豪士賦文字豈不白一為功名誤末路真可惜
至今風雨夜哀鶴鳴不息千秋得吾人淨眼照阡陌

結茅凡辱際一悟世網窄古今一丘貉貴賤百年客
閉門橙橘香隱几冰凍釋我懸弁斗祿矯首望八極
人生勝逸間此殆天所授鵬翔赤霄動鯨鱗碧海圻
為爾具扁舟送此齋髮迫

朱氏天和堂

黃裳

朱模隱居華亭自號天和子

谷水悠悠水天濶綠竹漪々玉龍活天和堂在翠微
中堂上誰誇青瑣闥二俊昔為才所驅未識危邦何
太愚輕抱雄文走西洛漫勞黃耳尋中吳豈謂七百
有餘載乃復夫子營我廬能向平時脫羈絡為悟淳

雲此生錯通道益深醉隱亭載鵬鳳厚道遙閣萬累
紛々無震尋酒信天和有新樂彼哉二俊胡不歸空
嘆華亭數聲鶴

同前

徐鐸

先生晦迹谷水東志趣不與晉賢同遥聽鶴唳笑二
陸巢傾穴碎非為工浩然養素遠聲利脫去羈束離
樊籠醉隱亭中三十載桃李白搖春風感時嘯聊
聊自適誰知富貴為窮通羨君高操超流俗直疑變
姓稱朱公

同前

揚傑

聞說隱君子天和長自如危言叢叟志谷水士衡居
窮達分已定利名心拘殊備溪歸未得吾亦愛吾廬

同前

趙抃之

華亭山水佳秀色宛如畫前賢有隱跡卜築俟來者
高人養天和放浪寄林野安知歲月徂但喜名利捨
得家得之子流輩推博雅春風振客衣逸棹東南下
賦詩臺閣秀落珠璣馮持觴拜親膝喜色動鄉社
都城十二衢塵土翳車馬一亭逐君行茲懷已瀟灑

同前

豐稷

路左裝先饋門前屨幾重勇歸塵事擲恬處道心濃

弄水知幽谷，觀雲想妙峯。
夜深孤鶴唳，清露滴高松。

宣妙上方

劉正夫

水定浮春岫，鴉盤落遠林。
上方鐘送夕，隱几興何深。

華亭秋日

張擴

陰雲薄，滿秋輝。晚露含光濕翠微。
亭舍擊牛嘗社酒，荒城擣練給征衣。
淨如掃迹蚊無幾，多不論戲蟹政肥。
定是水鄉差可樂，不應潦倒未成歸。

過澱山湖

張擴

昨日過湖風打頭，葦蒲深處泊官舟。
近人鳥鳥語聲碎，瀕海風煙日夜浮。
午飯腥鹹半鮓菜，客床顛倒一

皮裘平生浪說在家好，向波濤未肯休。

顧亭林

胡松年

海山邊佳氣千載傳，古居平生讀書地。竹栢靜以鍊忠義，貫白日名不埋。壘堦苗裔今几何，誰能補其餘。

船子和尚三詩

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縹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二十餘年江上遊，水清魚見不吞鈎。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工程得便休。

三十餘年坐釣臺，釣頭往往得黃能。錦鱗不過虛勞。

力收取絲綸歸去來

又題松澤西亭

一葉虛舟一副竿了然無事坐煙灘
忘得喪任悲歡却教人喚有徃來
一任孤舟正又斜乾坤何路指生涯
拋歲月卧煙霞在處江山便是家
憑人未識主人公終日孜孜恨不同
到彼岸出樊籠元來只是舊時翁

華亭道中

僧道潛

白水茫茫天四空黃昏小雨濕春風
五更百舌吹殘

夢月到官河柳影中

吳郡征北將軍海鹽侯陸府君侯之碑

君諱偉字元容吳郡吳人也昔龜鳳啓符媯

襲

之胤世為諸侯或于陸卿因氏姓焉顯考吳

故左丞相聲聞于海內君繫穗祖之懿緒承洪族

之清嵩嶽降其神淵瀆協其氣是以景靈咸贊奇

姿挺傑合九性聰苞五敵故能大

業經德指瓊雪而行瞰雲霄而厲峻節若夫

博經好古玄圖則思之神入击芒之

而識其機苞萬品而其指也爾乃披褐

林

遲養真值

求土匪

菽沉

網統

石之

禹澤無散髮之

君

飲

節降志屈

從時赤烏六年徵宿衛郎中

遷左郎中治書執法

中校尉立義都尉五官郎

中騎都尉遷黃門侍郎君克明

憲允亮納言

封海鹽侯加裨將軍行左丞相鎮西大將軍

事于時基辰

御江河異宗皇晉蕃平南境有

君征北

則儒色溫

武弁則

氣莊爾乃撫戎廟筭量

敵

北攻前

彼場 憚威之 也及其委戈執 入賓皇儲若

珍社席講道論

而 其

世俗方昏日月不照臨臬

豺狼競趨君耻

窳武之詳愚厲相考之烈

以

興遺貝錦疾 合采 受侮

以遐遷永蕭 於積祀到大康之

栖 水

鱗君將

之蟠奮朝陽之

羽 基之入周陳洪謨于晉宇享年不永春秋知

命 而 夫

君德 銘大勲今之通義人道

之 事也君元子西曹章安二縣令奉車都尉衛仲

子

大夫

椽

子散騎

即前將軍

歷陽宣威二郡內史階仲堂構之遺蔭蒙折薪之

荷詠

永思感蓼莪

山以代君命

執翰以褒德庶同輝于日月垂永照于罔極也乃作

頌焉其辭曰

皇綱不

天裂地

煌々南基敵輝

北辰桓々

命作

龍嘯江

威響北振運否

承泰六合

一帝鑿海嶽求其隱逸將彈南冠入亮

皇室我翼未揮

折何用不德命此執翰鏐金

作頌億載不刊泰寧三年歲次乙酉十二月壬戌朔

一日壬戌立

大唐故朝散大夫護軍行黃州司馬陸府君墓誌

朝議郎行右拾遺靳翰撰

君諱元感字達禮吳郡吳人也昔者舜嗣堯曆協
初以闢門田育姜姓賓王終而有國其後俾侯于陸
開錫氏之源作相于吳纂承家之祕立德之緒莫京
于代魯祖慶梁官至婁令入陳三辟通直散騎侍郎
皆不就祖士季陳桂陽王府左常侍隋越王府記室
皇朝太學博士弘文館學士父謀道皇朝周王府
文學詳正學士並茂稱奕代餘慶資身擢慧葉而增
芳飛靈波而益濬去官辭辟語默稱賢函席戎裾文

儒絳美君生而敏慧長而溫良識聰朗而惟深體矜
重而不野宗族愛而加敬鄉黨狎而愈恭始以資宿
衛解褐韓王府參軍事以下憂去職服闋值國討狄
軍出定襄戎幕擇材君為從事文武吉甫斯之謂與
尋為婺州龍丘丞贊貳有能風俗時變遷睦州建德
和州歷陽二縣令育人去殺訓物齊禮子游絃歌武
城歎其為用仲康鳥獸中牟稱其 及尋加朝散大
夫除黃州司馬到官未幾以神龍三年七月二十日
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五夭不與善神無福謙不其
悲哉粵景雲二年三月初一日葬于崑山禮也初文

學府君以擅班固漢書

勅授舒王侍讀君少

傳其學老而無倦此易所謂幹父之蠱詩所謂聿修厥德者也嗣子南金等哀號及孝思率至卜兆是營封樹特永憂陵谷之變託詞頌休銘曰

簫韶儀鳳觀國賓王我祚光兮東有齊土南入吳鄉我族昌兮自君嗣業履素含章我譽藏兮內遊籓邸外掃戎場我才揚兮為丞與令化洽三方我人康兮天子命我我朱孔揚佐于黃兮美志未極盛圖云何訴穹蒼兮碩德休問地兮天永無疆兮

唐故朝散郎貝州宗城縣令顧府君墓誌

公諱謙字自修其先吳郡人季歷丞相肅公之後也
漢魏以降蔚為茂族史譜詳載此得略而述焉大王
父諱希揚登州軍州事衙推王父諱彭克州司戶參
軍先府君諱行大宣州寧國縣丞先太夫人吳郡陸
氏公即先府君冢子也 體質魁梧風神朗秀溫其
珪璧凜若松筠粵在綺紉質性端敏卷舒退進逾于
老成早歲舉明經三禮二科洞達微言貫穿精義獨
行不合時流所排晚節以談笑曳裾歷諸侯上客魏
帥何公一見若平生交表公高才請宰劇郡由是褐
衣拜貝州宗城縣令公以戎虜之地民俗驕愎非鳴

琴可齊 長驥仍牽理張翰之扁舟企陶公之 獨

浙有勝地雲間故鄉豹隱鴻冥韜光晦迹其有崑廊

彥士 鳥迹人每披霧見天開雲觀雉莫不高山仰

止如不及為噫人皆知麟鳳之為瑞而不知善人為

瑞也不使公執政當路于時元龜 不泯于將來

盛德必鍾于後嗣 造物者大誤彼蒼生之不幸乎

嗚呼夢感兩才 生二監以咸通十三年歲次壬辰

六月二十有八日丁卯啓手足于蘇州華亭縣北平

鄉崧子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七先是公于第之南

隅列植松楸有公叔 之想焉明年歲在癸巳十一

月二十四日乙卯灼龜析著姑遂先 定于茲原禮
七夫人弘農楊氏貞順婉約閨門楷儀 奕撫孤罔
不適禮僕濠州全椒縣尉先公而逝 一人適明州
象山縣令張夔男六人長曰寰杭州鹽官縣尉次曰
台常州晉陵縣尉次曰占秀州館驛巡官試左武衛
兵曹參軍次曰寔鄉貢明經次曰滔次曰潛皆在嬰
幼唯寔與滔 公之胤咸能 接物孝悌治身
動惟直方靜必溫克奉詩禮之明訓在邦家而有
是使聰崇清遠列羽霄漢有後于魯斯其比與女二
人長適吳郡張聿之經明出身解褐蘇州府亭縣尉

次許塚吳興姚安之登童子學究二科再命為東宮
舍人率皆禮樂名儒簪纓盛族公之中外姻表輝映
當代不可一二而言也嗣子寰欲之不絕感陵谷
之咸遷泣血號泣請銘函石恭為銘曰

懼憐君子兮如珪如璋鳳鳥不至兮麟出罹殃彼
蒼不仁兮曷為其常甘泉校場兮風焰摧光孤惻
洒血兮行路淒傷青鳥告兮寧神高岡

新建至聖文宣王廟記

陳執古

至矣哉先儒之稱夫子也子貢則喻諸日月孟子則
冠于生民通其祀則韓吏部以社稷為非嚴無其教

則杜子 謂夷狄之不若是皆傑出意表垂乾將來
扶狂簡之肺肝判冥頑之耳目庸淺庸蔽又何如乎
若乃誦聖籍以知歸服儒衣而不變以嚴師為己任
將尊道為士先苟得其人不繫乎位華亭縣者嘉禾
郡之劇邑也當土敵水煩之地屬風類俗雜之餘民
無堅正之心世尚剽狡之氣淫神以邀其福佞佛以
逃其禍 先王之教咸周聞知廟貌之靈宜夫妻相
自錢氏納土 宋運有開年曆寢深邑長相繼殊未
思政理以五常為本五常由夫子而明必有所宗是
宜崇祀率祀如弁髦之敵孰能存愛樹之心介于梵

制之偶甚矣鄭門之困令天子明神所勞禮享事
修典冊攸存牲幣靡闕而况褒成教位極真王通
邑之祠不絕如綫非所以副國章之舉廢俾鄉校
之知方少傅劉君是以有志於斯也劉君世編官族
代傳素風養勇久負于一鳴適道無辭于寸祿下車
而姦盜屏假印而獄訟清胥尹伏從閭里競勸當共
至止首謁聖師撥嚙蝟而入戶庭履蔓草而非堂
陛致美且慙于黻冕改為奚及于緇衣列像毀殘侍
座跛倚裴回瞻觀俯仰咨嗟不易新規曷成大壯爰
求隙地得于縣東營爽塏之基委諸羅氏度中伐之

木命以梓人民忘悅使之勞吏謹不愆之素由是重
門秘殿敞大廈以耽々東序西廂亘文椽而翼々後
建殖庭之宇用鋪講藝之筵旅楹既闕陋堵室之非
度縮版以載見宮墻之特高而又約奉身之資損計
日之俸儼睟容而允穆飾華袞以鮮輝入室之賢僉
々侍坐陞堂之衆濟々負墻置孝愛之一人與配侑
而兼列如在之威神備矣致誠之典禮敷焉俎豆膏
聞風雨攸除嗚呼大道既隱明王不興儒雅之侍沒
々無媿矧夫 皇猷允塞文令闡揚夫子之英煥々
宜久豈獨行于萬里長幼之序有倫如能達彼四方

齊魯之風可變執古性惟樂善學媿親師 聖門難
言誠甘取誚互鄉與進冀許偕行直書內疚于無文
不朽幸刊于美石時天禧二年歲次戊午閏四月十
有一日記

福善院新鑄鍾記

呂 諤

昔黃帝命伶倫氏鑄十二器蓋鍾之始也召從律之
氣揚治世之音上同和于天地下協贊于神人暨西
域聖人化寢中國海瞻真教星羅梵宮方袍之士佛
肆之閒亦建鍾焉大者數萬斤小者數千斤或謂振
豐隆之響鼓鏗錡之聲警六和之衆息三塗之苦天

下之人信服斯語悉務蠲施曾無間然矣福善院屬
秀州華亭縣之西北隅內熏浦之陽偽吳

貞

明六年之所建舊曰尊勝 皇宋大中祥符元年肇

錫新額斯院也臺殿輪奐廊廡完備象設孔嚴緇徒
櫛比惟鍾闕如院主沙門遇來大師幼脫塵網素演
竺書內行醇明外貌芳潤忽一日喟然嘆曰九燕居
蘭若式遠郭郭苟無鍾梵之音曷為我晨昏之號令
耶遂命門弟子紹謹與耆宿僧德成歷冒風霜徧誘
檀信隴西董仁厚欣然樂善首施淨財三十萬緡是
近者遠者靡不悅隨天禧四年冬十月謹乃抵郡薦

狀乞聞

天庠尋

詔下許輸錢易銅以鑄斯器明

年值洪水方割下民昏墊亟就茲緣時不我與泊天
聖二年歲之豐和俗稍蘇息謹復率衆聚財載聞郡
政乃命青龍鎮巡檢侍禁太原王公繼贇泣而鑄之
公芳猷蘭秘峻節霜明幹局有聞從事無曠十二月
己巳鳧氏設良冶而鍛鍊焉境邑士女覩者如堵銅
既山積火亦煙熾洪爐啓而祝融奮怒巨橐扇而飛
廉借力凝煎沸涓翕赫霄壤俄而煙飛蹶歇豁然中
度華鍾告成厥功斯就揭珍臺而彌奐發鯨杵而大
鳴漱越人天聲聞遐邇不枿不鬱不窳不窳匪獨導

我之真侶抑亦聰彼之群聾縱使漢宮千石感崩山
而發秀豐岫萬鈞應嚴霜而振響豈得同日而語乎
諤丁制滁陽退居江左承命叙事 諫非遑謹直書
其實云耳時 皇宋天聖三年二月十五日記

重開顧會浦記

未與郡領邑四號繁劇者華亭居其首唐天寶中析
吳郡東境而置焉負 控江土為上腴其魚鹽之饒
版圖之盛視它邑之不若也 國朝重馭民之官宰
是者非名通閨籍秩在京寺則未始輕授慶曆辛巳
歲夏六月彭滅錢君以九棘丞來更縣章君再調百

里

九積政聞有因仍未皇者 思諭窮之

顯乎改為如恐不及直縣西北走 十里趨青龍鎮

浦曰顧會南通漕渠下達松江舟楫去來實為衝

疇芳甸傍羅迤邐灌溉之厚民斯賴焉自韓山之

陽地形中阜積淤不決 與岸等每信潮吐納財及

半道而止者垂三十年康定建元之後愆澤仍歲浦

無流津榜人其咨捨舟而徒錢君惻然有濟浦便民

之志道建 明年春由青龍睨江瀾所來圖上其

狀遂以議白府會府公集仙錢侯偃藩之初銳于振

舉周覽風族憫時苗凶期于順成刻意溝瀆樂聞斯

議深然其請乃籍新江海隅北亭集賢四鄉之民得
役夫三千五百五十人府教以尉孫君專董其役既
授成筭乃克濟美疋徒之始患穀高民飢又重費官
廩募邑之大姓泊瀕浦豪居力能捐金錢助庸者意
其豐約疏之于牘誘言孔甘喜輸叢來凡得錢一百
三十六萬計粟之直頭會而晨敷之繇是撥日戒告
標明部分定幟臚呼荷鍤雲集澤門廢不勉之扶杖東
山賦忘勞之詩興三月辛酉訖四月己丑始于邑郭
終于江滢增深四尺際廣八丈無慮役工十萬二千
九百五十畚六平道者下預焉距縣半里舊設堰堤

壅其上流。今則仍貫按圖。絳縣管塘浦大而居其

者五。顧會是其一。馬次曰盤龍曰嵩塘曰趙屯曰大
盈而嵩塘首源與顧會合。俱支流。股引環漬民壤。錢
君又諭壅田者乘農之隙。戶出丁壯。咸顧會疏導
之。其或歲苦淫雨水。沴且作。則敗去防庸。縱其澶漫
自浦而泄。滙于大川。若驕陽盛怒。蘊隆為虐。則瀦滯
潮波。分注壘。剛由浦而入潤。十頃夫然。則陰陽慘
舒之權。歲時豐穰之候。可移于人手。何水旱之足慮
哉。爾其堤屹起。素波盛滿。煙霞澄滅。乎萬狀。齋淪
朝夕而兩至。行商力穡者。各適其便。挈音壤歌而歡。

騰其間于是邑氓之羞先鼓舞聚而言曰茲浦之理
為吾儕病久矣曩時字人者雖廉得利害而奮于經
費豈物有通否必待其人耶今吾宰以和惠浸人髓
以鍼土去民瘼興壞起廢易于轉圜是舉也靡殘乎
私用耗于公因民所欲而利之則圖大垂久之制孰
愈于是我噫蒲穀之爵夙化所繫

以最課異

績美在

犯
今上御名

史者不可勝紀今之為縣者雖有通人

之才難于施用而易于韜晦率不過循蹈常軌飭身
養望為榮名之漸坐守歲華幸而代去其于建利除
害幾何哉觀是浦也則殘君政治之淑慝徒可知矣

傷工之辰命案僚浮舟以落之岷職當載筆宜識其
事聊謹歲月以俟耒耜云慶曆二年歲在壬午四月
二十九日記

濟民倉記

李璋

夫事有鉅可遺而微可書者抑有民忘其勞枕以大
為小者其並見于秀州華亭之縣倉乎治平三年五
月一日予艤舟倉下會老人植杖而言曰我邑歲輸
公租一十萬有奇入于州戶苦之近俾就藏僧寺客
亭人憂之借糧貸種教加多無定計夙夜警邏覓勤
之素無倉也其誰敢議其倉者今倉成之初築蔬圃

割湖地為教十八畝受十二萬民自請號濟民倉實
濟而悅之也翁云自祖父未脫五代湯火沐浴膏澤
拭目觀太平踰百年為幸民未識官倉今見之益以
幸翁頃嘗病河之水船阻而寢矣官督急昏是猝而
扶矣此豈倉之屋乃民之身矣倉宇身宇而已矣民
之心一若是如何不曰濟之乎翁且不知知縣誰何
翁聞嘉祐七年夏迎來次年七月敢議倉請于州、
請于外 從其議已而民願助力者源、不可遏于
是遠致海木又不半稔而倉立翁在田中與鄉人聞
則不信亟闖之赫哉偉乎其可信之也迫而察仰而

觀非人力神而化之也。蓋怪如是乃詢于衆，謂我家既力有餘也，令不音擾愷悌之恩也。詩云：愷悌君子，氏之父母。父母有命，可違與？倉費大，共助之小也。令言重分任之輕也，費之愈大，愈小也。言之愈重，愈輕也。思酣心而勞忘形也。湖亭茲圃，不利人而害人者也。昔諺有之曰：責亭葺而游，不理而休責圃。滋而育蔬不供而朴，今變害為利，反諺為頌。其頌云：倉亦有亭，廡亦有圃。亭席高，廣圃茹蕃。庶翁又曰：古聖賢興利在民者，以為稱職。取名之常也。後世興作游觀，利在己而反名之，是自名其無恥者也。今知縣其

如何人也然翁聞倉成之日與諸僚吏落之日吾不
圖為倉而至于斯也慰民心而自謂濟之也已然則
翁知夫知縣之志在柱石朝社而不在委積禾黍也
宜矣柰何民之言曰事雖鉅而無益莫若微而有德
微猶然况大者乎翁亦曰頌可傳莫若刻之于石千
萬斯年子盍託之乎為託之蘇士李璋也為書之監
監殿丞徐大方也為立之題之者主簿方澤縣尉朱
德新也茲二人實佐佑于知縣殿丞袁公成倉者也
公名晉材字器之淄人也

建安章質夫築室于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
夕于是凡吾之所為必思而後行子為我記之嗟夫
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
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
思言發于心而銜于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違余以為
寧違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于善也如好色其于
不善也如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
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
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
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

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
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空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
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之言有會于予心余行
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棄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
懈不虛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思堂
不以謬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
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
營營于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我願學焉詩
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眉山

思堂記

章望之

三十三

吾族弟質夫官華亭縣之初治其官為思堂以居

予為迂而記之曰君子慮于正小人慮于邪惟邪動罔不吝惟正動罔不吉是宜戒哉戒之哉有攸為也君子之于是不動則不成不思則不得故夜而思之旦而反復之晝日以行積日以為月積月以為年積年以為世為善而無厭然後大善立矣是以君子行務曰夫何謂五德道貴有仁貌貴有禮言貴有信心貴有業業貴有學也道貴有仁所以成身也貌貴有禮所以交人也言貴有信所以誠物也心

貴有象所以事也業貴有學所以通理也何謂四
失非也過也怨也忿也非無容一過無容再怨無容
長忿無容善在我思必有不善在我思必無思之
於以少己也古之人有立常山此今

名進士入官而予

于世法所宜尊而畏之視處必志于有為乃作其所
趨而為之說

趙果天台教院記

陳舜俞

天台氏之建化也以觀心為法以念佛為宗觀心者
觀有心以至乎無心念佛者念彼佛以證乎我佛或

階階納陸同巖堂具或順風乘航橫絕苦海真可謂
大乘之淵源導師之方便者矣原夫清淨本然無有
空假因緣忽生萬法以起河沙妙門一念而足所以
體同寂照神冥樂域丘陵坑坎悉見巖淨衆鳥行樹
皆出法音用之則然何遠乎爾佛隴肇基神化周浹
諸方向風緣慮如響則夫來四衆之珍聚肆六時之
白業棟宇具而神人安鍾梵作而齋戒修又可闕乎
秀州華亭縣天台教院者真鶴唳之真園實龍象之
精舍先是界相東南地際草茂時和年豐民有餘施
師徒日演廣廈斯作講誦未聞人莫知嚮法師惟湛

台嶺之宗實為苗裔言厭遊方聿未脣宇既以知見
提撕其新學亦用方便誘掖于里俗於是檀供旁午
規模備具復即淨室作西方彌陀之像其高十有六
尺巋然垂臂若將援溺以應經量邦人吳延宥善施
樂象乃為之捐金以極塗飾然後居者有以系瞻誦
之懋游者以之起師仰之願揭像運之雄觀畢空門
能事矣嗟乎誰為布施為住于相衆生不愛頂踵慳
貪無厭暗覆真覺集為苦本流轉生滅莫知收止故
夫信捨作則執着亡執着亡則空寂見空寂見則佛
性具矣誰謂聲色不足以見如未今夫金山之聚不

輟乎吾目和雅之音不息乎吾耳塵法雖外其心則
我苟聞見則無佛故夫樂苦空而斷因果厭諸
相而求解脫未足與語道者也院既大成嚴像且畢
以僕風體斯道見囑隨喜云時熙寧五年正月辛巳

海惠院經藏記

陳舜俞

記

秀州槁李之興壞華亭縣唵鶴之名邑白牛村在其
西有人煙之富海惠院於其間為蘭若之勝先是賜
紫僧奉英智力膚敏傑為主者乃募人書所傳之經
其函八百其卷五千四十有八而居人吳氏子行義
施號為長者為之募財僦工作轉輸而藏之其屋若

干楹載礪載飾飾以金碧以某年某日落其成也白
牛居士陳舜俞叙其義而贊之曰天下之險東有秦
華南有衡岷西有崑崙龍門北有太行羊腸此天所
以限方域也然而寶貨出焉而負重者至草木禽獸
生焉而樵蘇弋獵者往馮者蹶而傷下者踣而死又
生之之大患也聖人為之規轉蓬而作車以載之嵯
峨決而蹊通岬虺碎而塵飛視千仞以為夷化顛踣
以為安其車之為利蓋遠矣無明之山慳貪之祖嗔
恚之岡瘴暗之崔嵬詐妄之叢棘淫林深亂之坑谷
谿澗而衆生莫之能免也于是教之以法為車以布

施為輪以禪定為軫以忍辱為轂以持戒為輻以勇
猛精進為輻以般若為輪度脫諸險不墮生死始于
自載終于載人故此經之輪不為無意也况夫我為
法輪致遠由己有相雖外發心必內少轉輪駛心止
輪捉舉真如之性海一指而遍盡塵沙之法門有念
斯足須彌納于芥子滄海入于毛端真體道之樞機
利物之關鍵作之可謂妙用施之者不為無窮之利
乎若夫山澗同平夷險一致馳騁乎無傲之駕遊遊
乎無方之機非作非止孰溺孰載吾非斯人
誰與遊然殊途同歸何遠之有

布金院經藏記

陳舜

布金院去邑七十里，有上人曰清已者，其行

護其法，所謂慈惠精進者。歲既久，閭里莫不嚮焉。邑人顏氏子乃首施錢二百萬，書其凡所藏經，又相與營大屋為輪，而環積之。其後工未就，于是人無遠近，爭投以財。越三年而告成。函以文木，龕以絳錦，載以華輪，覆以藻閣，繚以朱貝，負以蚪龍，覆以隆厦，周以廣廡。方琢圓磨，明怪畫巧，塗金間碧，嚴飾雜繪。總用錢千萬，前後施者略數百人。喚乎盛哉！夫西方之書，生滅之極，談也。生滅者周流而無窮，周流之謂運，無

窮之謂性。迹有去住。性無前後。萬物見義。莫妙乎輪
之名。有二。一曰法輪。佛之所乘也。智慧解脫。以動
之戒定悲忍。以行之。小而入乎微塵。而有餘大而御
乎虛空。而不能容擬諸形容。而莫之能名。法輪也。其
二曰苦輪。衆生之所乘也。動之以煩惱貪著。行之以
嗔亂罪害。上驅乎天中。馳乎人下。轉乎地散。而入乎
鬼神之都。禽獸之鄉。而莫知其歸。擬諸形容。亦莫之
能名。苦輪也。噫。在佛為法。在衆生為苦。存衆生乃有
佛。非佛不能度衆生。然佛之度衆生也。未嘗脫吾輪
而載之。蓋即其所乘。而指其所嚮。故能方軌同轍。而

出乎無窮之域焉耳然則凡所謂輪者可以推止諸
苦令法流轉亦幾于佛矣輪之成也上人以予甚解
其義其文足以申贊嘆見屬者不遠千里某年某月

華亭縣學記

劉 發

元祐五年夏四月辛丑左宣德郎秀州華亭縣事劉
侯初視事越三日癸卯謁先聖廟顧新學有左廡
而闕右廡食無庖爨居無什伯之器垣墉不立犬豕
得以游處而無虞劉侯惻然環視彷徨歸則發政以
惠民徐以善言風諭邑內邑內欣善莫不奔走以承
命于是學始繕宇又風諭得衛氏買園子監書以資

諸生乃屬其位劉發為之記且曰新學之建吾無與也必為記不忘前人之功力爾已而發解官劉侯又以書見達且曰學始謀于陳侯卒建于陶侯無以吾廁于二人之間劉侯之意固忠厚矣而事在衆人之耳目非可誣也輒廣記而備言之華亭大縣也旁小縣皆有學獨華亭無之蓋浙西善事佛而華亭尤甚民有羨餘率盡以施浮屠故其它有所建置莫易以成就先聖廟故在縣治側湫隘庠廩旁不可以為齋館自吳侯為宰已嘗有意遷易而勸導率不過後三十年而陳侯謚復議建學是時邑人衛公佐率

先願獻縣之東南地且求獨建先聖殿歸即築土治木預為戶牖加漆飾以須期會期會未定陳侯以事去議又罷久之浮屠氏從公佐乞所治材為佛宇公佐曰此材可使之朽腐必欲移用則不可相繼陶侯鎔為政而公佐死浮屠氏又從其子弟求其材為公佐祈福其子弟則今買書者也固執如公佐之意于是邑子朱賡朱伯夔周楊許洙以之干陶侯陶侯使之白州郡監司曰州郡監司見從吾無不從者四人者乃率衆士人詣郡太守又詣轉運使皆得請遂擇日鳩工而四人實董其役邑人素願盡力者固已各

實其言矣而它無助成其事者故積久卒成于劉侯
蓋若有精焉夫致治不可不先學校雖庸人孺人皆
知之學士大夫方圍布衣必以是說應有司之求及
其入官則背之果何以哉蓋上之所程督者常在獄
訟簿書而考績不及于教化故也以文盛之時建學
校于多士之地或有其意而不能遂其議或遂其議
而不能致其事或致其事而不能成其功故發詳記
其實以為上下之勸使後之觀者知成功如此其難
無至于廢而不治云

隆平寺經藏記

陳林

青龍鎮瞰松江上據滬瀆之口島夷闐粵交廣之途
遂所自出風檣浪舶朝夕上下富商巨賈豪宗右姓
之所會其事佛尤方其行者蹈風濤萬里之虞休
生死一時之命居者歲時祈禳吉凶薦衛非佛無以
自恃也故其重楹複殿觀雉相望鼓鍾梵唄聲不絕
頌寺之隸鎮者三獨隆平藏經未備治平四年邑人
陳守通乃始出泉書而棲經無所沙門道常即法
堂舊構衆力植巨軸貫兩輪納歷五百放雙林善
慧之剝藏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始熙寧五年之季
秋成七年之孟春而髹漆繪事所以為昔藏者垂

十年工不充就元豐四年曾侯永逸王侯景琮之奏也憫其垂成僅廢因籍藏之所入發其端更其徒行清主之未几城邑區聚由虛遠而下凡十人不謀而赴隨力之厚薄皆有相其事規模法象即其書皆相合高下度數按其体皆可考表二丈有二其崇如三上為諸天宮者八下為鐵圍山者二承以藻閣覆以重插八脉竿縱身方壓鱗比雲蓋兩華繪紉蒙蔽法從導衛循統環匝曼以天神扶以力士攔拱樂楯掖牖扶柱皆雕鏤刻琢塗金錯采材致其良工盡其巧靡麗侈言不假既而見者知焉經之費凡三百萬

材之費者十之二工之費者十之三髹漆之費者十
之四塗繪之費者十之五越明年元朔合黑白二衆
落戒之比旋右轉聲蔽鏡鼓現者為之目眩聞者為
之耳徹于是人知方等一乘圓宗十地之為可保也
始十未以一夫事因緣出見于世曲徇根器巧說譬
喻最後乃云四十九年未嘗以一字與人而秘密法
藏獨付于靈山拈華之時則知無說無示者是真說
法無聞無得者是真聽法所立文字假名權實是以
尊者迦葉之集四篋大智文殊之給八藏近傳五華^世
遠被八荒其感應顯異則有若士衡投火而不焦賊

徒盜葉而不舉其功德博大則有若聞一得而入佛
初地持一經而生天七返蓋經典所在則為有佛書
之虛空天蓋上衛說嚴持奉事如此之至哉嗚呼竭
大海水盡妙高山推筆墨有窮而不能及佛一句少
分之義以全之淺陋何以較此而行清數未請文而
爾贊其成也于天字書元豐五年春正月馮翊陳林
記襄陽朱芾治事青龍賓共相過出此文愛而書之

重開顧會浦記

楊 炬

三江東注震澤介其間潦集川溢畎澮皆盈而浙右
數被水患蘇秀湖三州地形益下故為害滋甚紹興

甲子夏大水吳門以東沃壤之區悉為巨浸部使者
飭郡邑詢求故道導源決壅以減水勢于是監州曹
公以身任責慨然興嘆曰吾嘗巡行屬邑講問民瘼
亦既有得於此顧未有以發之也觀雲間之為縣連
亘百里彌望皆陂湖沮澤當春農事方興則桔槔蔽
野必盡力于藉水而後能種藝是宜地勢愈卑當有
支渠分導潑水而納之海乃歷覽川源攷視高下訪
于父老謀之邑僚得顧會港自縣之北門至青龍鎮
浦凡六十里南接漕渠而下屬於松江按上流得故
閘基僅存敗木是為旱潦潮水蓄洩之限復得慶歷

二年修河記于縣圖而知茲河廢興之歲月與夫淺深廣狹之制後徒錢穀之數判然察其惠利之實有在于此矣蓋歷百有六年河久不濬而淪塞淤澱行為平陸遂以狀請于朝籍縣之新江海隅北亭集賢四鄉食利之民以疏治之官給錢糧而董以縣令簿尉公偃冒夙霜率先僚屬興工自十月二十有六日役三月而河成起青龍浦及于北門分為十部因形勢上下為級十等北門之外增深三尺而下至鎮浦極于一丈面橫廣五丈有奇底通三丈據上流築兩狹堤因舊基為閘而新之復于河之東闢治行道建

石梁四十六通諸小注以分東鄉之滄浸不旬澆水
落土墳由是自斵山東西民田數千頃昔為魚鼈之
藏皆出為膏腴豈不美哉役工二十萬用糧以石計
七千二百為錢以緡計二萬五千若其他凡見于前
記者茲不暇錄訖工之辰憲臺以常平官復視公與
邑僚泛舟從遊還謂炬當書其事以利于碑之陰毋
事于誇也炬安敢不勉遂識其歲月及其功利而不
復為之文紹興十五年歲次乙丑 月望日記

莘亭縣浚河置閘碑

許克昌

皇帝克肖天德剛健精粹高明悠久夙夜于治道日

月以照之雷風以動之小大之臣遇震遇肅玉應後
志奔走率職智不敢闕謀勇不敢愛力成順致利用
不從欲以能大宅天命昭彰

光克之盛烈群生雍。焉惟蘇湖常秀四郡經渠數
百畝澮數千脉絡交會旁注側出更相委輸自松江
大湖而注于海而所入之道歲久填闕雨小過差則
泛濫瀾漫決蓄堤防浸灌阡陌迺隆興甲申秋八月
岳兩害稼明年大飢上臨朝咨嗟分遣使者結轍
于道發廩賦粟以活餓者迺博謀于廷曰維雨暘之
不時予敢不懋于德然使水旱之不能災者寧無人

謀或曰巨家嗜利因歲旱乾攘水所居以為田則雖以隣為壑而不恤既潴水之地益狹則不得不溢盡盡數所占而鑿之以還水故宅庶民病其少瘳乎上曰是誠有之然不可悉鑿也寧疏水下流而導之會有言蘇秀勢最下華亭尤近海十八港皆有堰捍潮可一切決之四湖所潴水宜為斗門以便節戒上覽而異之亟命兩浙轉運副使姜詵與令丞行視其宜姜侯開明強濟誠愛果達有仲山甫匪懈之節既受旨即馳布德意諏訪故老周覽川野窮源委度高下審逆順取衝要盡得其便利以聞曰東南瀕海之地

視諸港反高雖有柙禹不能導水使上也蓋開諸堰
適能挽潮為害閘湖以蓄水可矣將以決洩而下流
猶壅則無益也今宜浚通波大港以為建瓴之勢又
即張注堰傍增庠為高築月河置閘其上謹視水旱
以時啓閉則西北積水順流以達于江東南馘潮自
無從入千人稱善即丐以常平之帑贍其役且與守
臣鄭聞會其事制許為則相與庀徒揆日賦材計功
一木一石一夫一工皆窮校研覈纖悉周密費而有
節既具以授之縣令俾其登侍其亦徒吏也始協謀
終盡力威以捉姦說以使人一木一石一夫一工必

予自賦給不可彥匿檢程親作弗容苟簡乃浚河自
蕪山建青龍江口二十有七里其深可以負千斛之
舟因其土治高岸護青整傍故水所敗田數萬畝還
為膏腴為聞于邑東南四十有八里增故土七尺甃
巨石兩趾相非常有四尺深十有八板板尺有一寸
月河之長三千三百五十有五尺廣常有六尺凡浚
河之工萬有一千二百金工石工木工菴築之工伐
取運致之工總其數榮七倍于浚河靡錢縑九千三
百五十四粟石二千三百有九十始于仲冬之朔凡
五十有五而畢蓋飲未嘗及民而民亦若不知有

是役也于是耕夫野人相與耒言曰昔也十日不雨
吾倚耨而待澤十日而雨吾捧土以增坊今四州之
人自是知耕歛而已而暘惟天可也此吾君之澤而
二三大夫之力吾儕鄙人也持牛尾拊膺而歌鳴
言語下俚不可聽也盍為我文之克昌竊迹前事鄭
白之渠成而闡中沃野無凶年其民歌之班固志焉
于今盪耳目也今天子仁聖勤儉宮中無一掾之
營獨念稼穡之艱難遇裁而惧食不甘味寐不奠枕
務以興天下之利而忠恪之目畢智慮展四體迄此
成功乃野人之歌不足以被堯絃岳汗青倘大史氏

又以為主上盛德大業固已不可勝載茲特一方之
細故略而不悉則是使四州之大利曾不得齒于聞
中之二渠無尤萬世此承學之罪也乃為歌五章以
遺斯民使扣角擊壤以極其鼓舞懽愉之情用答揚
聖德亦使知自今農為可樂而招之反本云若夫念
圖功之孔艱嗣美績于無窮加治于未壞時浚而勿
墮尚屬諸耒者其詞曰

水橫流兮無津涯浩洋洋兮誰東之帝不寧兮
謀臣耒謀臣兮夙夜水滔兮迤而下不寧茲兮
但耕稼君王智兮如神禹川后禹師兮莫余敢侮

且決且泐兮我稷黍我受一廛兮終善且有汝
行四方兮曾不足以糊其口盍歸來兮君王錫汝
以萬金之畝帝謂兮三臣錫之福兮慰汝勤報
我君兮歲後天施我孫子兮彌豐年乾道二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記

縣齋詩序

朱之純

彭城劉侯元祐庚午未嘗雲間下車一日先修庠序
次立教誡下至簿書期會各有條理今未十旬一境
皆治訟庭清明幾致刑措于是即縣齋之東新其一
堂一亭一閣堂曰弦歌亭曰三山閣曰良閣與士之

賢者講論歌咏于其中蓋將有志乎美風俗也然予
嘗思之自浙右為邑未有繁劇過此者其境東南濱
海西北負江帶湖方二百餘里其戶口除浮寄浪居
而占于籍者亦不下數十萬比嘉祐初大常丞吳公
所治徃々三倍其數故生齒日衆情偽滋多而獄訟
少有衰息厥後欲鎮以寬者失之慢矯以猛者傷于
刻間有慨然將勤以濟之者雖戴星出入日昃不食
力愈勞神愈耗而茲冗闕根終不能勝是何耶豈其
捧術奪末之倒置與將意其難治而作聰明之過與
抑亦不能平易而以百姓之心為心與不然何四十

年間民用不靜而劉侯之幸未几而且移裕易之疾
而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豈弟之道比為政者
莫不念此然行之而民不心服者以其作于人為而
好惡之私勝之耳使夫豈弟發于天資平心如鑑之
應形接物如鍾之將扣雖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無
形金石之無情猶且應之况利其仁而樂其義者乎
此固為民父母之道也得所以為民父母之道則其
子從之疾又何怪焉宜其遊心三山鳴琴一堂登
高而賦之使人知仁義禮樂之貴也予圖隱河西北
有客見過因問邑之治予請公豈弟出于自然且曰

方周盛時齊人五月報政文公猶驚其達况廖今之
世教化未明而劉君治江海僻滿之地曾未十旬了
無可治則是古道復行豈不賢哉噫以客之所言證
予之所聞則君坐斯堂宴斯亭登斯閣也宜無愧于
古人矣客退因序其所聞而為之詩

洋洋百里起謳吟惠化薰陶谷水陰明月詩函三
島秀清風曲奏一堂深武城浪說言游道單父休
誇子賤音政敏誰知過齊國想君真得古人心

右弦歌堂

俗易風移古道還縣齋疊石作三山因憐席上紅

塵贏得壺中白日閑想見六鼇擎水下記曰三山在水下

坐看雙鶴落雲間

華亭每中秋夜有仙鶴下

何須更叩黃金臚

只此禹亭是玉關

右三山亭

畫閣巍然冠翠巒更占艮地特嶺岼嵒高揖東
風暖夜幕低垂北斗寒突兀狀驚青蜃吐徘徊勢
若老龍蟠嗟予勁節非徐子那得陳侯一榻看

右艮閣

思吳堂詩序

朱之純

思吳堂嘉祐中太常丞吳公幾道所作也初曰環碧

亭公有惠政四十餘年民誦不絕今彭城劉民未宰
雲間採民所譽因至其亭見其頽毀蕪沒乃喟然嘆
曰昔人思邵公愛及其棠戒之曰勿翦勿伐况此亭
中冠一吳湖公歲時與民所共樂者最為勝槩當秋
分之月夜湧出金波遇春暮之花時變為錦水若乃
火雲輝空揖清風而愜解凍雲凝地觀白雪以神清
有比佳麗荒而不脩良可惜也于是增大基址飛出
軒宇寔以虹梁徘徊煙波之中浩：乎誠可樂者乃
闢其亭為堂易其舊名曰思吳所以從民望也吳公
之未予生方七歲其教條治目更歷異政不得其詳

然猶能髣髴其時父老悲啼攀轅不與前進以至空

身力

一邑隨之及予狂歲疑其得民如此乃問鄉人長者
因語其施設大畧蓋有惻怛之誠感動冥默者二三

事焉如浙右旱暵蘇秀為甚公方下車克自痛責遂

禱橫山之神即致甘雨蟲亦避境不食其稼至秋大

稔乃出教條命民預修水利以待淫潦或停或注達

于江海已而大水暴至阡陌堅實溝洫既浚復稔如

初比及三年風俗歸厚天無札瘥地無旱潦家給人

足歌誦滿路噫此古之所謂遺愛者宜乎去之久而

思之深也今劉侯為政豈第又且孜孜尋訪吳之治

迹欲舉而必行之惟恐後時則名斯堂也豈非從民
之望抑亦見其樂取人以為善也然人有疑其名者
告予曰詩人思古皆傷今之不然也以劉侯之仁民
胥樂之又何吳思之有予應之曰人固有遭其虐政
而思昔人之賢以哀今之不見者又有遇其善政而
思昔人之賢以幸今之復見者則思古之說豈一端
哉當其男以田功之畢女以織事之休內無飢寒之
戚外無賦役之勞思以斗酒共相娛樂令于此時為
之命僚佐臨清流設玉笋金鼓喧闐于波間管絃嘈囀
于堂下歌者舞者形和聲和以况遊人士女或三或

五浴：淺、如鷗鳥之浮川、鱸魚之戲藻、是人之樂也。皆相慶曰：吳之復未矣。若夫政不出此、則人之不樂生。今此時精耗、簿書之冗、力疲、獄訟之煩、事既無窮、應亦不暇。又何能俯清冷之淵、笑談終日、與之偕樂。所設有勉强為之、雖鍾擊鼓、人聞其聲、將感額而相告曰：欲見吳之莫得也。然則此堂之作、一遊一豫、足以為政之勸沮。而劉侯之慮、有出于此。其深得思吳之樂與。荀卿曰：欲現于歲、今日是也。以劉侯之賢、其樂顯前人之美如此。則異時此堂復修、予將期後民之所思、有甚于今日矣。堂成、劉侯執予字詩于

是序其所聞而賦之詩云

畫堂重構一湖中更達民思渤海公自昔三年留惠
政至今百里誦清風波間陡覺催聲別陌上新傳樂
事同從此邦人轉懷德悠悠谷水几時窮

書朱象先畫後

蘇軾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能售曰
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
進身卒蒙畫師之恥或者以是為君病子以為不然
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訊之
子敬曰仲將魏之大匠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

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敢誰以畫師使
之阮千里能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神氣冲和不
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與忤老識者
知其不可榮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遠其誰能以畫
師與之今朱君學求于世雖王公貴人其以何道使
之遇其解衣磐礴雖余亦得攫揀于其旁也元祐五
年九月十八日東坡居士書

寒穴泉銘并序

毛澤民

歐陽文忠公為大明水記云山水上江水次之井水
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然余客東嶺時日從

定力院取井水煎茶此井不知有山泉而味乃與惠
山等至衡其輕重則定力之水輕是此井寧肯出山
水下哉至載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李
季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惠山泉蓋居第二文忠公
以為不然雖余亦不以為然也蓋水之在天下者人
安能盡知之顧可使不知之水又盡居七等二十水
之下乎水之良不過甘也一甘而第為二十差為七
等又遂以為天下無水而高之是當歎吾秀州華亭
縣有寒穴泉邑人知之者歟縣令姚君汲以遺余
始知之問此邦人則多不知也取嘗甚甘取惠山泉

並嘗至三四及覆嘗略不覺有異是就余所知則惠
山寒穴相望裁二百餘里間蓋有兩第二泉矣嗟乎
論水者談何容易景祐中相國舒王有和華亭縣令
唐詢彥猷寒穴泉詩云神震列冰霜萬穴與雲平空
山湧千秋不出鳴咽聲山風吹更寒山月相與清北
客不到此如何洗煩醒此泉雖所寄荒寒宜因相國
詩聞于時然亦復未聞也余恨前人之論水者既不
及知之余欲以告今之善論水者為作銘云

泉之顯晦

豈亦有數

生此寒穴

與世不遇

美不見錄

為汲者惜

泉獨知冽

不計不食

新作華亭縣門歲

沈 遼

政之善出于是不善亦出于是斯民何知維令所置
勿謂可欺固亦易制師言不私是乃可畏朝而闕焉
小大必治速昏而闔以休吾吏治得其平謂我愷悌
有或不然乃門之媿 歲久摧圮會廣西關
遂因其材而遷 熙寧十年九月一日錢塘沈遼攝
令記

祭滬瀆龍王文

葉清臣

維景祐五年歲次戊寅十一月癸巳朔五日兩浙諸
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兼提點市舶司本路勸農使

及勺管茶鹽礬稅朝散大夫太常丞直史館騎都尉
賜紫金魚袋葉清臣謹遣供奉官商量灣巡檢劉迪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滄瀆大王之神清臣叨被
朝恩出持使斧覩采風俗詢究利病上分天子之
寄下救斯民之瘼職思其守靡敢怠遑眷惟全吳舊
多積水加以夏秋霖潦田疇污沒浩上罔濟人無聊
生聞諸鄉老之言患在盤龍之匯但陵谷遷變枉直
倍差水道迴遶湖波壅滯自乾興以來屢經疎決未
得其要不免為沴蘇秀之人皆云神故有廟在江漢
錢氏有土祀典惟夤霜星督移棟宇崩壞官失檢校

民無尊奉自時厥後歲亦多水且謂神不恤食降災
下民清臣躬行按視徇人所欲乘乎農隙醜此江流
神果有靈主斯蓄洩敢告無風雪無彥癘舉函而土
潰決渠而水降改昔沮澤化為壤田即當嚴督郡縣
修復祠兒春秋致饗蘋藻如故若疲吾役夫不能禱
患則我躬不閱遑恤于神惟神聰明昭鑒無忽尚饗

華亭縣建學記

華亭縣故有宣聖廟自慶曆後邠縣皆有學于是縣
立學宮以附于廟 紹興 紹熙雖加繕治然既數
十年矣今令會稽揚君瑾始至振乏速鰥東奸摘隱
一年而樽節浮蠹儲米三千石為平糶倉又一年度
地鳩材遷大成殿前門後閣左右二亦而館鄉賢于
夾又東麓泮水建講堂一齋廬八令佐之款謁有次
諸生之公養有廩通為垣以宮之翼之沈沈邃嚴靖
深侔未以圖請記成事予惟論學校者未有不傷教
法之壞議科舉者未有不嘆詞章之靡經生學士尚

論比閭之法庠塾之教則悼王制之不可復嗚呼侯
封井牧去籍三十年矣是未可以驟復也雖然治古
終不可復與曰不然也天命流行發生萬物雖五行
異質四時異氣而仁義禮智之性惻隱羞惡辭遜是
非之情則古今同此民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
婦聽則古今同此心也古之為教非強其所無也亦
惟即射鄉之會而正齒位所以養其尊賢敬老之良
知即歲月之吉而讀教法所以發其尊君親上之深
省逮己事而竣也則反諸閭塾所謂家有塾者合二
于五家之子茅于閭門之左右而父師少師者為之

左右師以教之民生其間無習而非正人無行而非
正道無聞而非正言志一心臧不見異物而遷故曰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自鄉治廢而民散
朝夕無閭塾之教歲時無序序之屬死徙不相知出
入不相友緩急不相調而為民父母者沈於簿書期
會之衝矢矢辰夜救過不贍于是奸胥亂民緣絕為
欺吏以官為市民與吏為讎違其常心以陷于辟是
雖曰世降俗敝已非一日獨不思古今一宇宙也而
今之民顧不古若豈誠不古若哉而沈吳中族姓人
物之盛自東漢以來有聞于時逮魏晉而後彬、輩

出左大冲所謂高門貴姓岸豪傑震魏之昆嗣陸
之裔雖通言吳郡而居華亭者為尤著蓋其地負海
披江平疇沃野生民之資用饒衍得以畢力于所當
事故士奮于學民興于仁代生人材以給時須自陸
士衡士龍以至唐宰相元方象先希聲猶曰隨世以
執功名至敬輿則巍然三代人物也涇春作成此豈
一旦之功先正朱文公謂三代而下惟董仲舒諸葛
孔明陸敬輿俱有王佐氣象自今現之其論諫數百
如推誠散利等疏無非聖賢之明訓其所闢邪說如
寧我負人反經合道凡後世喪邦之說一經以正鳴

呼斯不亦聞世之大儒乎乃自近歲遽以華亭為不
易治令不具官胥橫民肆簿書漫漶獄訟繁滋銓曹
注擬往往有望々然去之者吁何至是哉記曰凡釋
奠者必有合也或謂合他國之先賢而祀之然則是
邦有如宣公自可謂人物之標準地靈人傑千古不
磨作而興之則非守令事邪唐人詩稱敬輿為縣人
而志不書其何以為刑善化俗之助揚揚君建學之初
揭堂曰明善合子思孟子相傳之要旨與諸生發明
為己之學冠佩林立聽者皆竦嗚呼千萬人之心一
也上以誠感則下以誠應矣予既嘉揚君之為又嘆

敬輿鍾美是邦而人未之或知故為表而出之其目
今父詔師傅斯游斯息玩聖賢之所學為何事毋忘
賢令尹之德安知如敬輿者不數人遇也端乎三年
九月壬戌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
宮臨邛郡門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實封三百戶魏
了翁記 朝議大夫吏部尚書 給事中兼同修
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趙彥咸書 朝散郎趙
居舍人方大琮篆蓋

增修華亭縣學記

古者王畿方地千里六卿之內無非教者其法自家

有塾始二十五家之問必有塾必有道德而嘗仕者為之師由家而黨由黨而術無一人之不學無一所以之不師所以比屋可封而人有士君子之行者良有以也施君退翁家山陰而仕華亭其在扶馮猶大鄉也則上而道達德意志慮下而考其德行道藝之可任者非夫人之青而誰與

國家建都吳會逾百年矣而華亭之為縣公卿將相由此而出大家巨室于此處焉不減王畿之盛而求其人物挺然自立得先民之格言若尹吉甫之詠歌于詩劉康公之諫道于春秋鮮有聞者由夫小學之

教不行于童授之時大學之道不立于成人之後故也夫是以士之所習者無非聲病綴緝之文否則記誦口耳之學上之所以誘之者無非利祿科舉之事否則溺乎異端曲學之非而學之所以教者末矣聖天子發明孔顏曾孟之旨本原周程張朱之傳自首善之官而達乎三輔本末備具而況於施君之得於山陰有朱氏之教則其舉而措之華亭者豈直一陸敬興之不負所學而已哉縣校有學早隘不稱端平間楊全部瑾因其地而闢之魏鶴山為之記無非天典民彝之舊然猶以地迫而陋不及增廣以待後

人徑術未端非行天下之大道齊廬相背非立天下之正位規撫勦改棟宇未固是天下之廣居不得而居之也施君治化修明民安其政既庶而教不能不以鄭校魯宮為疑君曰吾之職也因米廩餘積而裁度補助之周墉五十丈左右前後四面而立芟蕪其蕃蕪增益其沮洳昔行其右今左為涂其上重建狀元坊內立講堂後為之軒兩廡對峙回齋並立後建小學三楹工役材植悉依市直七月告成毫髮無侵于民朋耒支習相規而善教養之道于是乎備士躍然而請願記本末以詔方耒君移書為遂曰予之宰

山陰而攝教事也嘗得周旋其間請必有獲遂退若
金壇地之相距者三舍亦聞政成事舉辭不獲命則
曰華亭非衣冠之都會乎新其學而大之也固宜今
啟其軒楹闢其廬舍使小學有養大學有教其于王
政無先焉折聞之古之小學必常視無誑必請隸簡
諒有洒掃應對進退之儀五禮六樂五射六御六書
九章之文無以尊教幼無以少陵長淫祠廢典無惑
民聽其于幼儀內則得矣非孝于事親之道乎及其
進乎大學則必謹獨于不睹不聞必止善于致知誠
意有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之教修身齊家治國

乎天下之序無以貴軋賤無以衆暴寡尊君親上無
有二心其于中庸之率性大學之明德得矣非忠于
事君之象乎夫學莫先于忠孝而忠孝者百行之冠
冕萬善之喉衿也果能此道矣敬足以居內誠足以
贊化育而參天地豈特大小學之利而已哉將見推
而達之四方非獨華亭一邑而已施君以縣最聞于
朝吾黨與有榮矣盍書之堅珉以為教者學者之規
是以爲記淳祐六年端午日華文閣直學士中大夫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三
遂記并書

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監印都
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高定子家
蓋

通直郎 特差知嘉興府華亭縣主管勸農公事兼
兵馬都監兼監鹽場主管堰事搜投銅錢下海出界
專一點檢園田事兼弓手寨兵軍正借緋施退翁立

石

續入

琴堂

在縣治思齊堂之後用葉仲英之名改翰林學士樓鑰書開禧三年冬令汪立中立

雲間

樓鑰書

在縣西五里開禧三年冬令汪立中建

記縣學序拜儀

胡林卿

雲間士藪澤壁流道德之化近于禮宜習頌有回陋未皇葺者歲元至相與會拜浮屠之宮至不可得而序期而不至者多有開禧二年汪侯耒蒞茲邑終

案月政或博咨風土之舊或以是告侯慨然曰蓋向
于鄉倫明于學古也吾家于鄞里人講是禮于州校
雖異爵者率序以齒微而行可乎于是陽復之翼日
薦紳冠帶總集黌宇序立

大成殿下潔豆籩釋菜俾士之高季者主祀事禮竟
循廡而陞布席進德堂相鄉而拜少長從其次子弟
則列父兄後魚貫馬行闔之雅、侯與僚佐盛服觀
禮嗣歲之二日亦如之邑子諸生退而合謀曰是其
可不書尊、師箴像敬也示化燬俗仁也貴老順長
義也一舉而三善具侯誠知治本與廼命抹鄉志歲

月詔耒耜林卿昨典番學聞范文正公出守時政用
名教厚俗為先州人慕嚮久之不變後進于長者修
慶朔之拜惟謹彭公器資之言實然侯今小試一邑
心惟范公是師諸父兄弟盡世守之以毋忘鄒魯是
邦之意侯名立中故敷學尚書適齋先生之子嘗舉
外臺進士官今通朝籍假五品服云

南四鄉記

樓 鑰

開禧三年鑰方挂衣冠又苦跋盪之疾卧家待盡孟
秋月末郡以印報耒使兒輩誦之有臺評論嘉興府
華亭之西鄉利病深切著明為之矍然而起誦之於

過仰歎曰

皇上勤恤民隱宵旰不遑而耳目之官洞察田里之
細微徃以徹聞不旋踵而報可古所謂諫行言
聽膏澤下于民非此之謂耶于是時仲舅汪文昌之
子立中為宰恐其有累亟以書問之得其報曰此出
于殿中侍御史葉公之奏非特為一邑無窮之利立
中與同僚亦與有大幸于斯焉士民方相與為葉公
生立祠于縣庠因請為記且叙其事始及積蔽之實
大畧邑甲歲造糞醞額止四萬緡紹興十八年有邑
宰醞過倍增至十三萬有奇科抑之害自里正市井

道釋醫卜下至倡優皆有免者吏胥以次差等其長
歲或至二百萬錢賕賂肆行公私交病吏逃民用官
曹無以塞責動輒科罰重征所稅日甚一日參政錢
公邑人也既登政路盡以告于

孝宗皇帝宣諭漕臣韓彥質俾有以寬之先是張洙
堰壞海潮大入雲間胥浦仙山白沙四鄉蕩為巨壑
漫及蘇湖秀邑不復可耕乾道七年

朝廷下帑重費大興修築海患雖除民力愈竭斥鹵
未清租稅全失至是歲久旱民漸歸故業可以起賦
猶未忍盡此舊貫量估米直使之樂輸會計四鄉

稅折麥為緡錢二萬苗米近三萬緡、三萬合為九萬于內以六萬五十三十九貫充一歲月解之數以補酒額今隸發納尚有增額三萬貫有奇皆不可催足之數又盡蠲之自淳熙六年為始四鄉之賦既輕而易輸三十餘年較抑之害一旦洗去感被寬恩閭境為之鼓舞今又將三十年而四鄉復成大敝副貳舊寓茲邑深知底蘊其論年米曲折如燭照數計之明謂既以補額外之酒錢遂分入月解之額府已均定不容少虧春催夏稅夏催秋苗是蠶桑未動而責以折緡銜艾未施而責以折苗殆無此理其在害乎

遇有災傷如今歲既下而蝗

與而征催益給別置牌引名之

司及本府措置每歲別委官專催四鄉二稅往鮮

隸不許邑官干與仍除去版帳中酒錢之數起催輸

納並從條限給鈔無得措遲災傷均與蠲放民賴以

寬錢又無欠邑亦易辦一舉而三利其焉

上意開納旋即施行立中到官固已歷窅本末無路

自達又以四鄉所輸每歲多不及額邑為補足尤難

支吾天假之事有此際會且蒙俯察其來已久非今

日之罪各前日不得已之而禁其將來可謂